



冷暖世界 ·

回上海老家不久，因为很可笑的一个原因，把腰重重地磕了一下，一直在床上躺了20来天，哪儿也去不成。一日终于下了决心，“忍痛”陪妻子去知名的浦江大道拍一些雨中夜景，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时了。

车行不久，便听到从车厢的另一头传来一阵笛子声。坐在我对面的一个20多岁的男生，从裤袋里掏出了两枚1元（人民币，下同）硬币。笛声逼近。果然是两个“残障者”。吹笛的是个盲人，还有个似乎像是智障的瘦弱女孩，一手领着盲人，一手拿着盛钱的旧饮料罐。整个车厢没人搭理这两个行乞者，只有那个大男生把两枚硬币放进了女孩手中的旧饮料罐中。不一会儿，那女孩领着盲人走过来，也把旧饮料罐伸到了我面前，我只当没看见。

一曲吹完，车厢里除了车子行驶发出的轰鸣声，显得异常安静。突然，就在那笛曲中止的

## 男孩的掌声

陆天明

一瞬间，那个大男生却冲着盲人，热烈地鼓了几下掌，很响亮。如果大男生只是给两元钱，表明他只是在施舍。但他用自己的掌声在表达他对弱者生存努力的一种伸张和支持，他知道弱者在困境中，除了需要一点“钱币”，更需要社会和人们在心理上的鼓舞和支持，需要大家把他们也当作平等的人来对待，对他们的生存努力，给予一点温暖的认同。

我们可能以为，很多行乞者是被某些人控制的、把持的，但这些残障人本身是绝对的弱者。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应该对他们的处境表达一种关切？

是的，社会中行骗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人们渐渐地被骗怕了，麻木了，对弱者渐渐失去了应有的同情。这次我在上海受伤，就有同样的亲身体会。当时我在小区后花园里早锻炼，失手摔倒，腰重重磕在一块水泥板上，人倒地后有一两分钟完全不能动弹。过了好一会儿，有个瘦小的老人跑步经过我身边，停了下来，问了声：“你怎么了？”才伸手把我扶起。我挣扎着起身，稍稍向周边一看，其实周边也有人在锻炼。但在这一两分钟里，他们都只当没看见，没有一个人上前拉我一把。

也许这正是我们在走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一种“社会成本”。我们必须控制住自己以往那种对乌托邦的虚幻寄托。但我们怎么可以忘记在必要时给弱者的生存努力以一点必要的鼓励呢？其实只是几下掌声，也许就能在我们生存的大环境里增添一丝必要的暖色。

亲情流动 ·

## 温暖的秘密

英子

父亲刚退休那阵，每次母亲来电话都抱怨，说父亲就像得了自闭症似的，每天在家除了看电视就是看报纸，怎么劝也不肯出门。

于是，每次去父母那里，我都一再劝父亲，多出去走走，多和老年人交流，这样有利于身体健康。父亲嘴上答应着，可多数时间还是不肯出门。

父亲退休大约半年的时候，我突然患了重病，经过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我的病情逐渐有了好转。出院时，医生一再强调，回家后必须好好休养。父母不放心我，执意要把我接到家里去住。开始，我怕麻烦父母，说什么也不肯，母亲说：“我每天要买菜做饭干家务，也顾不上你爸，你来了，也好和你爸多说话。”听了母亲的话，我这才决定搬到父母那里。

原来，我一直坚持业余写作，也有文章不断在报刊上发表，留下的收件地址都是工作单位。可如今，我把收件地址改到了父母这里。

在父母家休养的那段日子，我每天除了躺着看书，就是上网写点东西，或者和父亲聊聊天，日子过得舒适而惬意。也不知从哪天起，我和母亲同时发现，父亲开始喜欢外出了，而且在外待的时间越来越长。每次回来，父亲还会顺便帮我把稿费单或者样报、样刊一并带回来。

一次，母亲高兴地对我说：“你爸在小区门口和那么多人兴高采烈地说着什么，我从他身边经过他都没发现我。看到你爸那么开心，我也就放心了。”想着爸的转变，我也由衷地感到欣慰。

我在父母这里已经住了半年有余，人也长胖了，病也好了。于是，我便告别父母，搬回了自己的家里。

一段时间后，母亲又打来了电话，说你爸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整天在家唉声叹气的，也不肯出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他也不说，真拿他没办法。

抽个空闲，我赶紧到父母家里去。出乎我意料的是，一进家门，父亲看到我，指着桌子上的稿费单兴奋地对我说：“英子，你看，今天邮递员又给家里送稿费单了，明天我就到大门口等去。”我便对父亲说：“爸，想跟你商量件事，上次在单位，邮递员送稿费单时，单位同事帮我收了，结果不小心弄丢了。我想以后再写稿时就留咱家里的地址，您帮我收，我才放心。”父亲听了，很高兴地说：“行，这事包给我了。”

那天，我刚到父母所在的小区门口，就看到父亲和一圈人兴高采烈地说着什么。我悄悄地走过去，只听父亲说：“看，我闺女又在报上发表文章了，这里还有几张稿费单。我闺女发表文章可多了，还在报纸上获过奖呢……”看着父亲眉飞色舞的样子，我的心里充满了感动。

智慧人生 ·

听他讲自己的经历，是在一次采访中。

他说，我小时的梦想，就是做一名威信很高的商人。也许血液内的一种潜质，也许受外公的濡染，外公年轻时就在浦东拥有了自己的工厂。

上中学时，一看到英语课上蝌蚪似的字母，头就犯晕，刚毕业的女教师，教学水平还很稚嫩，当我们字母还没搞清楚，她就讲音标，当音标还模糊时，就进展到了句型，简直是赶鸭子上架，从此英语成了我的死胡同，别的功课还不错。父母觉得我偏科太严重，考大学根本没指望，就让我进了工厂。那时提倡进工厂，比现在进机关还牛。

我先跟着师傅学钳工，当那些榔头、锉刀、锯弓摆在面前时，我像误闯进原始森林，觉得前途是大片的迷茫。我做梦都想做一名业务员，但是没有办法，我只得咬着牙学习钳工技术，手上磨出了血泡，泡好后变做厚厚的茧，那时，所有的脏

## 弯路

王珂

活累活都归学徒。工作让我变得粗糙，跟着工友们喝劣质酒，抽便宜的烟，说着荤段子，而独自一人时，心却隐隐作痛。

曾想辞职，但那个年代，干个体是不太光彩的事，没有退路，心又不甘，于是偷偷报名读补习班，参加成人高考。白天在工厂工作一天，人疲惫得像散了架的机器，晚上仍坚持着熬夜看书。几十人参加考试，唯我一人录取。有了文凭，后经熟人介绍，我总算如愿做了一名业务员，也许我天生就是这块料，业务不断走向佳境，我也从低眉走向昂头。后来，国家好的政策出台，我注册了属于自己的公司，拥有了成功人士所拥有的一切，很满足，就像河流弯弯曲曲，终于流到了大海。

也许人生注定了有些弯路是绕不过去的，必须要走过之后才会明白。

张爱玲曾经说过：“在人生的路上，有一条路每个人非走不可，那就是年轻时候的弯路，不摔跟头，不碰壁，不碰个头破血流，怎能炼出钢筋铁骨，怎能长大呢？”

河流有了阻碍，水流得更湍急，东奔西突，寻找行进的出路。水是这样，风也如此。皖南古村落屋舍犬牙交错，构成弯曲村街，当地人说弯巷“拨风”，便于纳凉，前有屏风后设天井，曲里拐弯，那些弯曲村巷，让风之力反而更大。

弯路，并不受人喜欢，人生的弯路何尝不是如此。年长的人，喜欢讲述自己的阅历，以告诫年轻人怎样规避弯路，殊不知，经验往往是无法移植的。重要的是，在人生的每一个拐弯点，你选择沉沦还是突破。